

TREACHEROUS
MISSION



奇險的 蜜月之旅

丹妮斯·諾易爾 (加拿大)

奇险的蜜月之旅

〔加拿大〕丹妮斯·诺易尔

陈明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TREACHEROUS
MISSION

广东旅游出版社

原名: 《Treacherous Mission》
by DENISE NOEL

1980年出版

第一章

贝丝·亚历山大依偎在她丈夫吉姆的肩膀上，喷气式飞机引擎的吼声使她昏昏欲睡。现在，机舱里反常的气氛，使她心灵感应般地突然醒来，那双美丽的紫罗兰色的眼睛迷惑地瞪着吉姆，仿佛在问：“出了什么事？”

“你也听到了？”吉姆轻声对她耳语。

“是什么声音？”

“引擎的声音好象有点不大正常，我也说不清，可能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含笑安慰她。

贝丝挪回到她的座位上，睡意顿消。她紧张地聆听着引擎嗡嗡声中夹杂着的一些异常的响声，心里飘过一片不祥的阴影。

这段从伦敦开始的旅程很快就要结束了。一个小时前，机长告诉大家格陵兰的冰河岸就在他们的右舷边，他们很快就要在蒙特利尔降落。吉姆和贝丝然后要去多伦多，换乘北上的火车，就可以到达那片已经开垦了一部分的荒野。他们的蜜月将在那里度过。

吉姆在四年前就爱上了安大略北部，那时部里应加拿大政府的请求，派他到那里传授一些英国最新的森林技术。作为一名新型的林务工作者，吉姆感到十分自豪。在那里，他

领略了尼皮辛湖周围旖旎如画的松林美景，发誓将来要再回来一趟。但此番旅行并不是吉姆讲的鹿的故事引起贝丝的兴趣，而是吉姆在一个晚上以柔软奇特的声音对那个寂寞荒凉的地方所作的描述使她向往。

你想爱上大自然，就得先成为一个林务工作者。吉姆·亚历山大比他的同事更富有诗意。安大略的这个角落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所以贝丝也就迫不及待要亲身来经历一下。

她偷偷瞟着刚当了二十四小时丈夫的吉姆，欣赏着他坚强的下巴，镇定敏锐的蓝眼睛，和藏在一堆金黄色卷发后面的宽额头。吉姆有一副运动员的骨架，肌肉发达，身材匀称。他机智风趣，充满乐观，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但此刻可不一样，他双眼眯着，嘴唇紧紧压成一条线，全神贯注地听着引擎的吼声。

突然，他的身体绷紧一下，贝丝担心地瞪大眼睛。引擎的速度明显降慢，巨型的喷气机开始颤动，“请勿吸烟、系好安全带”的灯也亮了。这时，别的旅客也都注意到这一切，机舱内人心惶惶，充满了不安的交谈声。

“吉姆，怎么回事？”贝丝喘着气，她的跳跳得很快。

“我也不知道。”

一位空中小姐急匆匆地走过来，吉姆大声问她：“小姐，能否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可能是皮特森机长切断电源以便降低高度，”空中小姐微笑着解释，“我想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先生。”说完，她转身疾步走向机首。

“我不相信，”吉姆怒叫着，伸手按下头灯旁边的呼叫钮。“如果没事，早就会通知大家放心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机长皮特森，”喇叭里传出一个声音。“现在，我们的引擎有点问题……”话音未落，引擎便开始乱吼。贝丝紧张地抓住吉姆的手臂，他搂住她的头，将她拥在自己的怀里，静静地听着机长的声音：“然



而，我肯定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现在的颤跳是我们穿过云层来降低飞行高度。也许我们将会在水上紧急迫降。乘务员会向你们再次介绍应急步骤，请所有旅客都回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

贝丝麻木地望着空中小姐：她仍旧面带职业笑容，示范着怎样给救生衣充气，指明紧急出口处和旁边装着救生艇的

特别舱。她打开前边出口处旁的另一个舱，抱出一堆枕头，分给旅客。另一个乘务员在一旁向旅客讲解，在紧急着陆时，——她谨慎地避开“坠毁”这个词——所有旅客都应该锁好松开的袋，脱掉鞋，把枕头放在大腿上，然后抱住膝。

“有没有时间做这么多事？”贝丝将信将疑大声地发问。她对自己的镇定感到惊讶。

“当然有。”吉姆回答道，“驾驶员正飞到云层下面，即使所有发动机都停掉，这么大的飞机也还可以滑行好远，我们会得到好多预告。”

贝丝望着窗外灰蒙蒙、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北大西洋，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另外”，吉姆以更轻松的音调继续道：“记住我们走前吉妮姑妈说过，你有玛士撒拉^①的生命线，我是狮子座^②可以逾越任何障碍险关。”

“无聊，”贝丝不耐烦地耸耸肩。“谁信那种把戏。”

吉姆只是高深莫测地笑了笑，转过身。贝丝看到他那毫不在乎的样子，也觉得没有那么紧张了。吉姆似乎有种天赋，有种能使人积蓄起力量的能力，可能这是由于他常接近大自然的缘故。不管这种能力来自何处，在目前可是件幸事。

贝丝含情脉脉地望着他，趴在他耳边说：“我爱你，吉姆。”

他碧蓝的眼睛如同夏日天空一样温暖，有点冲动地拥抱她，低声说：“亲爱的，我们会平安无事的。”

①圣经中所述寿命高达969岁的老人，喻为长寿。

②占星术中的十二星座之一。

“女士们，先生们，我是皮特森机长。”在一阵紧张难熬的等候之后，机内的喇叭又响了。贝丝无可奈何地闭上眼睛。另一个发动机也停了，他们听着它在足足两分钟内慢慢失去动力，然而他们还是没有看到陆地。

“恐怕我们得在拉布罗多海岸边的水面上迫降，搜索救援队已经出动，现在我们刚好在规定的航向上，降落后很快就可获救，请诸位按照我们制定的应急措施行动。”

吉姆听完立即俯下身去，从座位底下拖出手提箱，飞快地把它打开，取出贝丝的府绸雨衣，从贝丝的手提袋中拿出护照，塞进雨衣的拉链口袋中，把拉链紧紧拉上。

“来，穿上！”他叫她，“然后再套上救生衣。”当她扣上扣子时，他又下达另一道指令：“脱掉袜子。”

贝丝一下子愣住了，她丈夫肯定知道五月份北大西洋该是多么冷。

“快点！”他催促道，“如果不脱掉袜子，到时你的皮就会粘在袜子上一块脱掉，渗着汽油的海水有腐蚀性。”吉姆边说边脱下自己的鞋和袜。贝丝默默地撩起裙子，脱下长袜。

飞机下降的角度加陡，并有种拖曳的感觉。贝丝的耳朵因压力影响阵阵发痛。

“我们在往下掉。”贝丝喘着气，恐惧使她的喉咙打结。吉姆突然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着她。深情的长吻使她获得力量。吉姆给她一种安全感。他在俩人的大腿上放了枕头，把贝丝的头压到空中小姐所说的位置，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飞机啪一下落在海里，空中充满金属断裂摩擦的尖锐刺耳声。贝丝觉得自己象一只被踩碎的昆虫，无法呼吸。她不

知道这股力从何而来，只知道自己已忍受不住了。

紧接着，一片寂静。贝丝正怀疑自己是否死了，她听到吉姆低沉的声音：“贝丝，亲爱的。贝丝，你能坐起来吗？”

她痛楚地慢慢抬起头，茫然地望着她丈夫。鲜血从吉姆腿上流出，他的衬衣也破了，但他仍然活着，他们俩人都活着。

“哦，吉姆！”她惊喜地叫着，眼里噙着泪珠。

“我说过我们会平安无事的。”他尽量轻松地微笑着。

“来，你能不能站起来？”他扶她站立时，贝丝的右腿从脚踝到膝盖烧灼般地剧痛，她倒吸了一口气，差点摔倒。“你扭伤了脚背，亲爱的。”吉姆告诉她。

贝丝瞟了一眼自己的脚，看到受伤的踝关节肿得象个气球。

“如果你放松些，扭伤的脚还是可以走路的。”他温柔地说。“亲爱的，勇敢点，来，走到过道来。”

贝丝伸手想扶住前面的座位，但她吃惊地看到它已经没有了。机舱里大部分固定装置在飞机碰撞的一刹那都震得七歪八倒，猛地抛向机舱前部，机舱右舷所受的破坏似乎比左舷要轻些。贝丝惊愕地看着周围恶梦般的情景，机舱内疮痍满目，座位、尸体交错着挤压在一堆。有些人还在微微抽搐，舱内充满了痛苦的呻吟声。一个空中小姐趴在门边四肢歪扭，眼睛滞钝。机首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

“啊，上帝！”贝丝喃喃而语，感到一阵恶心。

“贝丝！”吉姆摇着她的肩膀，“快穿上救生衣，亲爱的。”她仍处于半昏迷状态，吉姆把充了气的救生衣套过她手臂，前后都扎紧。

吉姆带着贝丝走向左机翼的出口处，海水已渗进机舱，她

脚都湿了，疼痛难熬。两个空中小姐绷紧苍白的脸，帮助蹒跚而行的旅客走出去。她们刚要伸手帮贝丝，后面传来一声撕碎人心的尖哭声，她们赶忙奔向飞机的另一头。在一堆椅子的后面，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冰冷的水里，蹲伏在一个一动不动的女人身旁，哭唤着。一个空中小姐按了这个女人的脉搏，便急促地说：“她死了，快把小孩带出这里。”话声刚落，吓坏了的小孩便放声大哭起来。

贝丝认得他俩。在加特维克起飞后，她和吉姆称他们为恐怖分子。这两个天使般的小孩非常调皮，男孩大概只有六、七岁，小女孩可能比他大三岁，俩人都有个圆圆胖胖的脸和淡金黄色的头发。他们和母亲一块旅行，而今她死了，他们大为震惊，有些歇斯底里。

两个空中小姐想把孩子从母亲身边拉开，他们恐慌地挣扎。吉姆坚定地说：“我们没有时间了。”他伸手把小女孩抱起，递给一个空中小姐，又抓住了男孩。这小孩尖叫着，乱咬乱踢。吉姆把他挟在腋下，走向最近的紧急出口。

灯突然灭了。

“海水破坏了供电系统，”一个空中小姐急促地道，“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飞机随时都可能沉掉。”

一条救生艇在机翼旁二十英尺处等候。北大西洋的水麻醉了贝丝的踝关节，她暂时忘却疼痛，帮助空中小姐把小女孩从机翼出口拉出来。小女孩冻得浑身发抖，靠在贝丝身上。俩人终于走出去了。

“你能不能带着她？”空中小姐在她们身后问。

“可以，但我丈夫……”

空中小姐望了一下浮在灰色水面的小艇，摇摇头：“救生艇中只能坐你们俩，超载是很危险的。我们让你丈夫从左

舷门出去。”

“但是——”话一出口，倒象是啜泣。

“快下去，贝丝！”她听到吉姆在喊叫，“我没事，亲爱的，跳！”

飞机的另一边传来轻微的拍水声，她下面的救生艇上二十几个人也朝她大叫，并都伸出手，好象要抓住她。她坚定地搂住小女孩的腰，拖着她跳进冰冷的海洋。

逃命同刚才的坠落一样不好受。海水冰凉刺骨，贝丝克服一阵阵麻痹感觉奋力向前游去，一个信念一直浮在脑海里：孩子，不能放开孩子……。她的肢体开始麻木，她看了看右手紧搂住的小女孩。她们俩人都靠贝丝救生衣的浮力，女孩已休克过去，僵硬地在水中直挺挺地伸着。

救生艇上的人狂乱地挥动手脚，高声给贝丝打气。穿着救生衣阻碍她游动，她拖着小女孩，硬逼着双腿缓慢地蹬向急切地伸出手的人们。这水有多冷？四十华氏度或是五十度？她觉得好象是在胶水中游着，一时一时地艰难地前进，而救生艇却一呖呖地漂开。

最后，她终于游到艇边。有人抓住她的手，让她钩住艇边，把小女孩拉上来，另一双手帮忙把贝丝往上拉。她还没有完全离开水面，便有人高叫：“快把艇划开！”急切的声音象一道命令，所有能动的人都齐心协力划，救生艇终于远离失事的飞机。

贝丝觉得双腿有些阻力，她想可能是因为她在救生艇后边被拖着走。她翻进艇里，往回一看，几乎吓晕过去。

飞机在一个疯狂旋转的大旋涡中慢慢往下沉。如果他们再靠近些，就会同坠毁的飞机一道被吞进去。几分钟后，巨大的飞机消失了，只留下一两个座垫，几件手提行李以及一



点点碎物在海上飘动。

他们飘流着。二十五个又惊又冻，浑身颤抖的人挤在充了气的小艇上，顺着风和海潮，飘流了许多小时。他们毫无希望地在一大片无情的水上浮飘，一阵阵令人心寒的疑虑袭击着贝丝。

她听到吉姆从飞机的另一边安全地跳出去，但如果左舷边还有一条救生艇的话，为什么在飞机沉下后没看到它？吉姆是半个塔希提^①人，一生下来就几乎有着鱼腮，比贝丝更善于游泳，但肯定他不会那么愚蠢，跳进北大西洋游着走，除非……这想法太可怕了，产生这种想法使她感到不吉利。噢，亲爱的上帝，他不会被卷进旋涡吧？

“我们会平安无事的，亲爱的。”他的话似乎又在她耳边响起。贝丝突然确信他们会平安无事，她丈夫上了一条在飞机左舷边等候的救生艇，当她在右舷边水里挣扎时，风和浪已把它远远推离坠机的地方。

我们都会平安无事，她坚定不移地想着。

忽然，他们听到头上有直升飞机的声音，人们发出欢呼声。一个人嘶哑地叫着：“上帝保佑美国海岸警卫队！”贝丝凝视着天空，发现这部直升机是个粗笨的大家伙，尾部涂有军事标志。它笨拙地停在救生艇上空，放出两颗照明弹，但没有营救这些生存者的举动。

“它在等什么鬼？”那个认出是美国直升机的人在抱怨。

^①太平洋岛国，那里的人善于游泳。

“等它。”另一人说，众人都望着他所指的方向。

一团灰色的东西在远处地平线上爬行着。那是一艘巨大的船，正加大马力向这边驶来，有人轻声说，看样子也是美国的。在船还没靠近的几分钟内，贝丝听到有人在哭泣，有人情不自禁在大笑，大部分人在紧张地交谈。后来，她什么都听不到了，她沉浸在过去的幸福时光中……

太阳和煦地照在萨克岛悬崖边的迪克斯卡特海湾，贝丝苗条婀娜的身子套着一件白色的游泳衣，伸躺在离岸边二十码远的一条平底船上。这是她选择的一个秘密地方，每天来做一小时的日光浴。贝丝不是来这里度假的，她被送到岛上卡罗尔太太的避暑别墅来是另有目的。

路西娜·卡罗尔在伦敦办了一家快速出书的出版社。不久前，贝丝成为这家出版社的作者和翻译，几星期前，她接受了一项新任务。由于她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出版商建议她换一个环境再工作。这样，贝丝就乘船来到萨克岛，随身带来一个装着两本书的小提箱，一本小说要翻译，一本要编辑。在这儿，她勤勤恳恳地工作，只在工余才抽空出来。她明白她不是来这里当游客。对游客来说，游览萨克岛不用一天时间就够了。这里能吸引人的只是由于这里的封建统治和不许开汽车的禁令使人们感到好奇而已。

她觉得同这些游客在一起很不舒服，他们不懂得在岛上不受时间限制地尽情享受，是多么的美妙。你可以花一整个下午时间，凝视着峻峭的悬崖，或从崖上的绿平台眺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贝丝惊喜地发现，在这个汽车声完全灭绝的地方，她可以听到小鸟的婉转歌声。

贝丝·卡罗尔太太完全正确——萨克岛是恢复贝丝精力的绝妙

地方。海峡群岛的两个最大、最出名的小岛——古恩西和泽西，正竭尽全力成为时髦的度假胜地。不幸的是，这两个岛只知道以美味可口的菜式、众多的夜总会和迪斯科舞会、出名演员经常光顾表演的现代化旅馆、以及大型的购物设施来吸引游客，而不会充分利用其丰富的自然景观。

大部分去古恩西度假的人都愿意来萨克岛观光，因为两岛相距近在咫尺。渡轮一拢岸，他们便会跳上萨克岛，随便转转，看着围绕着拉美斯林海港的气势磅礴、高高耸立的峭崖和下边的小船坞，似懂非懂地发出几句赞美声，然后沿着陡险的小道爬到山顶上的一个小村庄，一边咒骂着领主——岛上的封建首领，是他顽固拒绝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在这岛上行驶。对此类游客，小村庄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个售纪念品的小卖铺。岛上的其它地方仍然非常原始，只向贝丝这种沉缅于安宁平静之中的客人显露出她的魅力。

贝丝觉得她的皮肤象她母亲的塔希提祖先一样，是棕金色的。她知道除了她光滑发亮的黑发外，没什么别的可证明她有塔希提血统。她的皮肤被晒得黑红时，她觉得自己看起来更像个外国人。她躺在小船上叹口气：差不多该回家了。

她浓密的黑发披在四方型的船头，任海风抚着脖子和肩膀。她无精打采地把浓发放在肚子上搓捻着，懒怠地扫视着崎岖的海滩。悬崖的正面象一幅竖在海上的巨大屏风，尽管岩壁里有条小道，但它还是活象一块布。她的目光从悬崖移到岸边又回到水里，回想着那早就走过的道路。

忽然，她发觉一对世界上最清澈、最严肃的蓝眼睛，正对着她。贝丝双腿一蹬，猛然坐起，差点弄翻了船。

她不知道他坐在浅水滩里有多久了。他浸在海水里，只露出宽大、强壮的肩膀，静静地望着她。他突然出现在贝丝

自认为是隐蔽自己的地方，使她感到不安，并立即警觉起来。他是谁？在她打瞌睡时，为什么他不出声，而只是悄悄地坐在她旁边？贝丝虽然不高兴，但她提醒自己，迪克斯卡特海湾是个公共海滩，不管她高不高兴，身边这个人同她一样有权享受这里的沙滩和海水。

贝丝无法把目光从这个新来的不速之客身上移走。她突然发现他的双眼不仅仅含有她刚开始注意到的严肃，同时还有许多别的内涵。它们既含有疑问，又流露出羡慕，既惊讶，又温暖。这对眼睛把他那表情多变的容貌衬托得更为美妙。见鬼，这个脸庞晒得黑黑、金发蓝眼的陌生人长得真帅！贝丝心里暗自嘀咕。

“喂，你好。”他终于开了口，向她露出了胜利的微笑，“惊动了你，很抱歉！”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她脱口问道。

他并没有生气：“看你。瞧你那么恬静舒缓，如果我象个凡夫俗子在跳跃、溅水、破坏了你的心境，那该多遗憾。”

“凡夫俗子！”她大笑，“告诉你，我不是仙女，……先生！”

“亚历山大，吉姆·亚历山大。”他仍带着迷人的微笑。“不是仙女，嗯，那么……”

他利索地站起来，弯下腰，潜进水里，贝丝从没见过如此优雅的潜水动作。当他几秒钟后浮出水面时，贝丝注意到他眼中闪烁着恶作剧的微光。他一声不吭，用手泼水，水花溅得到处都是，把她从头到脚都浇湿了。

“你现在浑身上下都湿透了，为什么不下来？”他一手搭住小船边，随着小船上下摇摆，咧着嘴朝她笑。

“你竟敢这样！”她责骂道，二话不说，也利索地跳进